

蜀山劍俠傳

廿五集

武俠
長篇

蜀山劍俠傳

第三十五集

還珠樓主著

第一回

輕敵蹈危機 襲陰魔迷幻相

轉安憑定力 內瑩神智返真如

上文寫到那散仙，名叫朱逍遙，因為情癡，誤迷妖尸，死而不悟，致被妖尸邪法困住，戟指咒罵，逼令獻出生魂，不然便用邪火妖光，使受煉魂之慘，那道者先見雙方惡鬥，仍頗憂急，聞言，略一尋思，在火焰中，高聲答道，我本想以此一身，了完這孽債，現和你孽緣已盡，百年迷夢，也自覺醒，我話出口，決不反悔，可是，你須明白，大劫已然發動，這才開始，你那新歡，尚有些日苟活，你却斷無幸免，你要我命尚可，想用我生魂，行使妖法，却是未必，但我必允所請，祇須依我兵解即可聽從，你應知我死後，法力大遜，不似你們妖邪，能以元神變化，一樣作怪，且又甚之，如有差失，發之外人，那却不能怪我食言，好在此時，我已在你們，掌握之中，妖光煞火，佈滿全室，決走不脫，如以為然，可將妖火撤去，隨便一刀一劍，均可殺我，你下手罷，四人本就

覺那道者可憐，又聽出是夙世深孽，俱想救他，後來癩姑，聽出此人，因為毀了戒體，自懺前非，欲以一死，了此孽緣，心志甚堅，方改主意，決計助其兵解，再救他元神脫險，祇爲妖光利害，無暇顧及，嗣聽他和妖尸，對答的話，知己覺醒迷夢，救他之念更切，謝琳素性任俠，更是早抱不平，二人同一心理，正在算計，如何解救，妖尸已自發動，冷笑道，你休把老賊尼，奉如天神，我夫妻，今夜定要將他，化骨揚灰，以解百年仇恨，既然願意兵解，諒你也逃不脫我夫妻的手內，我到要看看，還有什外賊，敢闖進這裏送死，隨說，把手一招，先前赤紅火焰，立即飛回，那道者，仍在真氣護身之下，昂立不動，妖尸怒喝，狗賊道，你還在賣弄伎倆，怎能殺你，道者也冷笑道，今日之事，昨夜我已算出大半，祇是先前，過於情癡，惟恐到時，舉棋不定，又自信生平，無多過惡，不致毀滅，本身之事，並未十分推求，人心難測，還有你那新結交的妖人，俱是極惡窮凶之輩，人心難測，知道有無暗算，你祇把刀劍放來，我必無抗拒，一准兵解就是，妖尸冷笑道，我想你也不會食言，實對你說，你以爲祇要死是由於兵解，便可不致損傷你的元神麼，那是在作夢呢，這是你自願如此，兵解以後，法力更差，更易由我

擺佈，莫又後悔，怨我心毒，道者哈哈大笑道，玉娘子，你看錯了，你那用心，明見一時不能致我於死，又見仇敵利害，妖光雖毒，莫可奈何，這才想下毒計，知我自來，言出必行，故意拿話套我，等我自甘兵解，一爲你所殺，立用極陰毒的邪法，禁制住我真神，加增你的，邪法凶威，欲以此致敵人的死命，不知人家，已具仙佛兩家，上乘法力，此舉，不特徒勞，連我也未必便如你意，事已至此，不必多言，是否如我所料，到時自知，請下手吧，未句還未說完，妖尸已怒火上攻，口中厲聲喝罵，狗賊死在眼前，還敢信口開河，教你知道，仙姑利害，隨說，左肩一搖，立有尺許長，一口飛刀，向前飛去，那道者，瞥見刀光臨頭，哈哈一笑，護身正氣，立即收斂，毫不閃避，刀光往下一落，將頭斬斷，緊跟着，便見一團青氣，裹住一個小人，疾飛而起，妖尸也真歹毒，人一殺死，揚手便是一蓬，黑紗般的妖霧，朝那小人，當頭罩下，當雙方門口問答時，旁邊癩姑等四人，故意以全力，和毒手摩什苦鬥，一面，裝着往外逃遁之勢，以便不疑，實則，聲東擊西，早就打好主意，準備道者一死，立即捨此就彼，猛衝上前解救，事有湊巧，謝琳所習，滅魔寶錄，專破這類，攝魂邪法，一眼瞥見，妖尸手上，放出

黑色烟網，正好拿他把降魔法力，試演一面，隨同三人，倏地轉身，衝盪開烏金妖光，往道者身前趕去，一面，手掐靈訣，往外一揚，手上立現出一團，明如皓月寒光，先照過去，妖網便有似滾雪向火，一閃即消，謝琳跟手，再把寒光，罩向小人身上，那小人，好似喜極，連在步中，稽首不已，雙方本祇三兩丈之隔，小人剛得脫險，四人也自衝破妖光趕到，癩姑輕雲，惟恐妖尸又有別的邪法，也在此時，指揮法寶飛劍，向妖尸攻去，妖尸萬想不到，敵人被困妖光之內，還有這等法力，竟被闖了個，湊手不及，祇得先運玄功變化，抵禦躲閃，設法還攻，一面，毒手摩什，猛覺敵人百忙中，忽然捨此就彼，去救情敵元神，不禁怒上加怒，怪吼一聲，連忙趕去，已自無及，四人往前祇一湊，那小人，早在有相神光以內，益發無如之何，妖尸，毒手，見此情形，憤怒欲狂，一面，合力圍攻，一面，把妖尸預定毒計，如法施為起來，四人救了道者元神，正想轉身，往前衝逃出去，猛覺天旋地轉，頓成了黑暗世界，身外妖光，并未撤退，反到加了力量，祇是光景昏黃，烏金雲光，不住明滅閃變，較前更急，混亂目光，連癩姑謝琳的，慧目法眼，均看不出眼前景物，彷彿存身之所，已非原處，換了一個地方，上下四外

，無邊無際，妖光以外，一無所見，四人多未經過這等局勢，輕雲雖然，三入幻波池，但爲妖光所混，急切間，也未看出端倪，謝琳出手得利，一上場，便滿心想耍施展降魔法力，那知妖尸，因見敵人，來勢太強，起初不合自恃，祇把自煉法寶，埋伏室內，未將原有禁制移來，以爲室居全洞，最隱祕曲折深邃之地，由前洞門至此，有許多層埋伏，敵人如來，首先觸動各層埋伏，不等進門，早就有了警覺，那知變出非常，鑄成大錯，毀去肉身，悔恨無及，憑自己，和毒手摩什的法力，竟會毫無所覺，不知仇敵，怎麼進來的，那利害的，重重埋伏，尙被仇敵，隱形潛入，又見所用法寶飛劍，無不神妙絕倫，威力至大，惟恐法寶無功，反而斷送，生性本最陰毒沈鷺，一見形勢不妙，便強忍奇憤，乘着仇敵，爲妖光所圍，趕忙遁出，把五遁禁制，全移了來，又以仇敵入內，未受五遁阻困，恐仍無效，情急拚命，又想下一條毒計，準備再如無功，便拚犯大險，誘敵入網，孤注一擲，先就疑心七煞玄陰天羅，未必能將仇敵擒殺，到後一看，果如所料，雖幸妖光利害，暫時總將仇敵困住，但那佛家神光，威力甚大，所用法寶飛劍，也利害得出奇，毒手摩什，竟不敢攖其鋒，和他硬對，祇以玄功變化躲閃，這些都

是大出意想之事，越把對頭看重，估得過高，已然決定，改用誘敵之策，偏生才把人殺死，生魂眼看入網，仇敵祇一舉手，便吃強行救去，把用生魂，去引發禁網的原計，無形中破去，除却親身犯險，更無良策，不禁又驚又急，祇得把心一橫，一面，暗中招呼毒手摩什，加重妖光威力，暗中顛倒禁法，變換地形門戶，就在天旋地轉，妖光明滅甚急之際，四人已被移出室外，洞中原有禁制埋伏，本就利害非常，況又加上，二妖孽，全力施爲，自然其力更強，謝琳初次經歷，和癩姑，輕雲，一樣，祇知妖尸，已用五行大挪移法，換了地方，身已不在原地，至於五遁，妖尸既恐無功，又恐仇敵，因以警覺，打草驚蛇，轉生枝節，不來上套，意欲一舉，便致死命，雖然移來，隱而未發，祇仗妖光掩護，陰施毒計，妖光以外，一起混沌，暗影昏沈，渺無邊際，如何知道利害，還以爲這類，妖術邪法，破之甚易，便把滅魔寶籙上的，三陽降魔神焰，和五火神雷相繼施展出來，祇見金光寶焰，五色神雷火花，似電雨一般，發將出去，再加上，原發出去的刀劍法寶，電掣虹飛，威力立時大增，初意，這一發動正法，縱令妖光難破，別的妖術邪法，定必失效，那知妖尸用的，是聖姑所造，諸般禁制，謝琳所施二法，不特未能

得手，反到引發內中妙用，癩姑畢竟經歷得多，見謝琳所施諸法，毫無回應，妖光依舊強烈，知道自來遇上妖術邪法，最可怕的就是這等測着不中對方虛實動靜，而自方所用術法寶，不能見到實效的，混沌景象，再者，洞中原有五遁禁制，何等神妙，妖尸斷無不用之理，怎會不見形迹，越想，越覺形勢不佳，忙對謝，周，上官，三人道，妖光甚強，聖姑禁法，不顯形迹，破法的人，尚未見來，不應有此境界，定是二妖邪，有什麼陰毒詭謀，我們法寶飛劍，多在外面，固然，妖邪收他不去，聖姑禁制，現破妖尸，竊據爲用，却是不可輕視，好在妖尸，今日伏誅，定數難逃，二妖孽，決不能侵害我們，也不爭此一時除他，莫要中了他的詭謀，人雖無礙，出什別的意外，却不上算，快將各人法寶飛劍，收回來吧，謝琳經時一久，也自生疑，聞言，立被提醒，想起下山以前，父親所示機宜，說得洞中禁制，那等利害，尙是大概，詳情未便先洩，自己因見進門容易，消滅妖尸肉體，那麼順手，又恃有伏魔神通，因而把事看易，照眼前形勢觀查，單是二妖孽，已夠應付，何況父親所說景象，尙未現出，分明不是易與，如何輕敵起來，謝琳本是機智絕倫，心念一動，立如先前輕敵之念，去了多半，輕雲，上官紅，虎穴

重往，深知利害，更不必說，忙照癩姑之言，四人各把飛劍法寶，假作勢衰，徐徐退去，不再似前，追逐往來，疾馳遠去，謝琳一面，再以傳聲，暗向癩姑道，癩姊姊，言得極是，伏魔諸法，連用無功，妖光之外，必然伏有禁制，家父雖有五遁精一，紅兒業已制其先機，後百無害之言，但是聖姑，所設禁制，未見妖尸運用，無迹可尋，先前被他，用五行大挪移法，倒轉地形，急切間，分辨不出，門戶方位，縱有制勝之策，也不可造次先發，致令警覺，自以謹慎爲是，不過，這等相持，也非善策，妖尸擅長玄功變化，詭詐百出，萬一另有陰謀，使我預計，生出枝節，不討厭麼，反正他也傷不了我們，可將法寶飛劍，集合一處，暫不進殺妖邪，移作前鋒，再各用神雷，合力當先，專一衝蕩妖光，姑且隨意前進，試上一試，我想，七煞玄陰大羅，縱然利害，以我四人的，刀劍法寶，和神雷威力，如此猛烈攻擊，又是化分爲合，避開全面，專攻一面，怎麼也必有點傷損，聽葉姑說，此是軒轅老怪平生得意的，邪法異寶，本是有形之寶，以極高邪法，煉作無形，祇說不易毀損，并未說是無法可破，試試何妨，癩姑知謝琳，雖已覺出形勢嚴緊，心仍好勝，惟恐救人的一撥，成了功，自己這一撥，尙爲妖光禁制所困，少

了光采，欲舉全力，再拚一下試試，七煞玄陰天羅，乃妖人師傳，性命相連之寶，必極重視，那怕不能全勝，如將妖光，破去一些，也好爭點面子，本想勸他，少時易，李，謝，三人一來，大功即可告成，至多把七寶金幢，施展一回，好在此洞，深居地底，不怕累及無辜異類，已期必勝，無須如此亟亟，繼一想，五行大挪移法，乃洞中原有埋伏，加以奇門五遁，化生妙用，易靜不出，決不能破，至多埋伏發動時，現出迹象，辨明門戶生剋，或者不致陷入死地而已，可是，妖尸設計陰毒，此時，全局在他掌握之中，妖光以外，無迹可尋，便不前衝，一樣也被引入伏內，不是自守，可保無事，轉不如聽從謝琳，姑且試試，萬一劍寶神雷威力，略挫妖光，妖人不捨重寶，收退下去，因而現出五遁迹象，豈不也有利些，心中尋思，便即應諾，四人隨把飛刀飛劍法寶，聚向護身神光之外，一面，癩姑和周謝二人，各搭靈訣，運用玄功，合力發動神雷，這時，那烏金色雲光，越來越盛，勢也越疾，似排山倒海一般，閃爍起無限金星，飛花電舞，四方八面，潮湧而來，正當萬分猛惡之際，三人爲想增強神雷威力，原是同時發動，祇聽霹靂連聲，一片震過，金光雷火，紛紛爆散，妖光似驚濤駭浪一般騰湧中，翻

覺出，雷聲沈悶，妖光略爲排盪，立即合攏，未怎擊散，勢轉加強，倏地眼前一暗，四外妖光，忽然一閃全隱，妖尸和毒手摩什，也不見踪跡，阻力雖去，神光以外，仍是一片沈冥，宛如置身黑暗世界之中，什麼也看不見，試將法寶飛劍，放將出去，探查遠近，祇見一道道的劍光，寶光，在暗影中，向前急駛，既無止境，也不能照見，別的人物影迹，謝琳施法，由手上放出兩道光華，照向前去，也是如此，身上却是輕鬆得很，本來三人以爲身已入伏，恐有疎失，祇得將法寶飛劍，招了回來，先前道者元神，自從遇救，到了神光裏面，朝四人拜謝之後，便由口中，噴出一股青氣，將身托住，跌坐其上，彷彿入定神氣，三人見他兵解之後，尚有如此功力，外有神光保護，不畏侵害，應敵正急，無暇多言，又當他，煉氣凝神之際，未便相擾，一心對外，均未顧及，和他說話，及至眼前，形勢驟變，正想方法應付，忽聽道者，發出極微細的口音，說道，諸位道友，此時已被移向中洞，聖姑禁法，神妙無方，貧道道淺力薄，本也莫測高深，乃是連日在此，暗中留意，觀查五遁，生剋變化，與乎顛倒挪移之妙，約略知得一點大概，照着日前見聞，全洞禁制樞機，雖然發源於此洞下層，靈泉癸水，但是中爨戊土，

乃聖姑生化之地，中宮主位所在，與此洞癸水，相剋相生，同爲命脈，變化無窮，威力至大，貪道早知崔盈，氣數已盡，少時，戊土威力，必要發動，甚或生出，許多幻相，諸位道友，功力既深，法寶尤爲神妙，更有佛法護身，祇要身在光中，不出光外，以適才眼見，法力之高，一任他五遁齊施，也無可如何，時機一至，便可轉敗爲勝了，三方覺道者所說，雖是好意，除指出地係中洞以外，俱都無關容旨，並且中洞，戊土禁制之力的，外層法物，已被上次，易靜師徒破去，換了乃父易周，一道靈符代替，固然聖姑，法力無邊，各洞各層的，五遁禁制，均能自行變化，往復相生，但這中宮主位，所設法物，頗關重要，預先被人，暗中破去，威力到底要差得多，何況，上官紅，未拜師以前，先就得了，乙木全訣，後隨乃師，玄龜殿一行，又得了師祖易周的，指點傳授，加以生就，仙骨仙根，靈悟絕倫，用功更勤，早已深悉微妙，縱令戊土，發生妙用，有上官紅，乙木剋制，也可無慮，當初易靜，重入幻波池時，易周曾示機宜，命由中洞入內，五遁之中，獨破戊土法物，并令以靈符代替，設下一樣可以生出妙用的履鼎，以防妖尸，事前警覺，今日妖尸，將一行四人，移向中洞，此老精於先天易數，千

百年內，過來因果，默運玄機，加以推算，立即洞悉本源，洞中禁法阻隔，難不到他，今日之事，必和各位師長一樣，早已推算詳明，此舉定必含有深意，這位朱道友，功力似非尋常，新遭兵解之餘，又被妖網一罩，元氣傷耗，理應調神靜養，適才聽他，元神說話，聲音微弱，十分吃力，患難同舟，自應關切，祇是他，強力嘶聲，多勞心神，所說怎會無關痛癢，此人深淺，雖未盡悉，即以適才，所見情形而論，也似乎不應如此平庸，難道還有別的用意不成，想到這裏，再一回頭注視，道者說完前言，便自四面張望，神情似頗緊張，心疑有故，方欲設辭探詢，猛瞥見左側暗影中，飛來一團邪霧，中現妖尸，披頭散髮，滿面鮮血狼籍，目射凶光，口角微帶猶笑，神光以外，暗霧沈沈，一片昏黑，妖尸身上，又無光華，祇籠着一團，綠色濃霧，如非四人，慧目法眼，妖尸又穿着一身素白，直看不真切，來勢特迅，彷彿暗夜荒郊，突由側面，飛來一個厲鬼，神態比前，還要凶惡得多，到了近側，便咬牙切齒，戟指厲聲，咒罵不已，癩姑，謝琳，先當妖尸，隱而又現，不是佈置停當，前來誘敵，便是一行，身已入伏，妖尸故意，激怒自己出手，以便五遁禁制，生出反應，事已至此，終須一鬥，出手不出手，俱是

一樣，不過，妖尸玄功變化，頗不尋常，既敢對面，必有所恃，多半出手，也傷他不了，不願徒勞無功，意欲稍停，徐觀其變，以靜禦動，看他到底，有什花樣，暫時仍守神光以內，祇在暗中準備，乘隙出擊，一面，推測門戶方向，相機而作，咒罵之聲，禪同犬吠，先未理睬，後來聽出妖尸，竟爲那姓朱的道者而來，原來妖尸，淫凶狠毒，基於天性，生平睚眦必報，一與爲仇，不將對方，酷虐殘殺，決不罷休，對於凶終隙末的同黨更甚，加以素日，自負奇美絕豔，獨超仙凡，所有情人面首，任意玩弄，死牛惟命，百死無悔，那姓朱的道者，雖爲他而死，但是死前，先已悔悟警覺，祇以一死，了却孽緣，爲轉世重行參修正果之計，死後，又和仇敵一路，情同背叛，由此可見，仍有由迷網中跳出的人，似此絕無僅有的事，已認爲大逆不道，再加上道者元神，所說的話，在癩姑等四人聽去，無足重輕，妖尸却因早知崔盈命盡今日一言，重又激發，滅尸銷骨之痛，於是回想道者，初見面時情景，分明早知強敵深入，近在肘腋，如真迷戀自己，不記仇恨，沒有怒念，又深知臥室中的，設備埋伏，祇須在一進門時，出敵不意，首將埋伏引發，防護好了肉身，再行詳說來意，敵人任是多高法力，也難傷害，弄巧還

要入網受擒，那是多好，即便他知道自己心毒，平日所說埋伏，恐有不實，防誤犯險，不敢冒失引發，預先也應報警，一經喝破，敵人自必發動，自己固無不信之理，如何會遭仇人荼毒，鬧得全身粉碎，就連這樣，也恐敵人利害，先下手來傷他，不敢公然喝破，祇要上來，不和自己糾纏，作那酸腐醜態，勾動蘊蓄多年的慾火，同時又假惺惺作態，當人情急之際，縱身引避，說上許多，逆耳之言，激動自己暴怒，一意殺他煉魂，也不致元神離體，授人以隙，使敵乘虛而入，追原禍始，此已罪魁，再查看仇敵，對己同黨，無異水火之不相容，獨算對他，却在身陷七煞神光，奇險百忙之中，盡心盡力，不惜犯險，奮身相救，事後，各無一言，直到強仇大敵，將入羅網，忽然開口一說，便洩自己機密，前後情形，諸多可疑，不特和仇敵，似有成約，就許是他，因妬生忿本身，因此生真元已破，爲想轉劫成真，拚遭兵解，了此前孽，一面，心懷怨毒，不令別人快活，特地勾引外賊，乘隙加害，故此仇敵，易於潛入，否則，他先被血焰困住時，仇敵明可救他，却不出手，他也不求人救，直到兵解以後，方救出險，可恨自己糊塗，先聽他說，仇敵深入肘腋，因其言多閃爍，又在被困，反目之時，既未肯信，兵解前，

又曾露出，有外人相救之意，怒火頭上，又認爲強仇，業已被困，欲逃不得，何力及此，也未稍加思索，一生數百年來，慣以詭詐陰謀，隨意致人慘死，自從脫困復體，法力愈高，除老賊尼，心猶顧忌，別無所畏，平日認爲此外，誰也無奈我何，誰知容易，敗於幾個無名賤婢之手，而同謀勾引，最關緊要的，却是他這舊情人，越想越疑，越疑越恨，越覺所斷，不差分毫，妖尸此時，惡貫將盈，心神暗中受禁，加以豔尸被毀，骨化形銷，終身未有之痛，較諸前受雷劫，怨毒更甚，等到佈就羅網，待要復仇之際，因對頭一句話，想起後果則因，痛定思痛，急怒交加，凶焰愈熾，不禁犯了，有生俱來的，凶野殘暴之性，神智已昏，處事益發顛倒悖謬，一味任性，不計利害，尤其對於舊歡的仇恨，鬱怒難消，不先暴跳，發洩一場，宛如骨鯁在喉，萬分難耐，本意恨極仇人，殺敵雖已有了成算，祇是怒不可遏，想先惡毒咒罵一場，然後再引這幾個，去上死路，這一來，却又平白多吃了虧，癩姑先祇當他，故意罵陣誘敵，以爲法寶神雷，傷他不了，不願無的放矢，嗣聽妖尸，專指道者元神，毒口咒罵，對於四人，祇偶然隨口帶上一半句，五遁和原有埋伏，并未發動，并且越罵越凶，漸漸聽出妖尸，認定

情人內叛，引敵上門，毀他那付豔骨，此舉，直動了真氣，并非偽作，仇深恨重，祇願毒口洩忿，欲使對頭，聞說少時，所受奇慘，心神震悸，不料對頭，祇是微露憐憫之色，默然相向，絲毫不以為意，於是怒火越發上攻，咒罵不已，敵人又未有動作，遂致忘乎其形，按說，妖尸何等凶狡，不應如此稚謬，心方不解，一邊謝琳，早就準備好伺機一擊，不問成功與否，且先試試，能傷妖尸，更好，至多，引發埋伏，也比長此對耗強些，見癩姑，一味注視妖尸，遲疑不動，便扯了一把，癩姑忽然心動，想起妖尸此舉，出乎常度，也許惡貫滿盈，情不由已，忙即點頭會意，跟着一個暗號，冷不妨，四人把飛刀飛劍，法寶神雷，齊朝妖尸，猛發出去，妖尸也是背運當頭，中心首鼠，不知如何是好，更不知中洞外層法物，早被仇敵破去，雖有聖姑遺留的，環中世界，仇敵被自己，倒轉禁制，移向小須彌境，禁圈以內，上下四外，混沌昏茫，急切間，分辨不出，方向門戶，難於脫走以外，那戊士禁制，祇是易周，靈符妙用，所化幻相，并無實效，誤以為敵人，祇一出手，不特傷害不了自己，必將戊士禁制勾動，外五行禁制，隨以相生，如能就此殺敵，省却往中洞內寢宮涉險，更好，否則，便仍用前策，豁出相